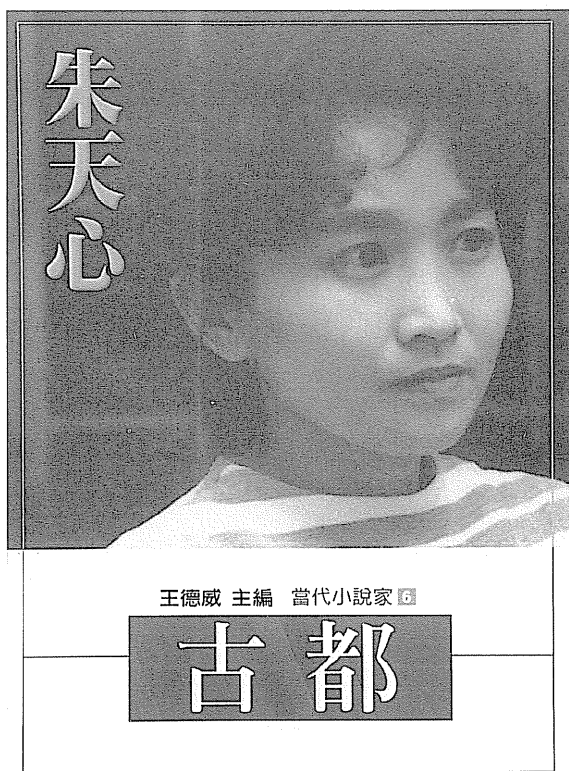


特寫十本文學書

朱天心《古都》

◎王仲偉



古都/麥田出版社/五月

自從《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以後，朱天心所建立的眷村模型，那樣一塊由一堵圍牆、一條大水溝、一片竹籬笆和一座大門口廣場所圍成的豐滿小天地，還剩下多少陰暗神秘的角落足以引起外人對這本《古都》的期待？落英繽紛時節，捕魚為

業的武陵人進出一趟大門口竹籬笆，讀取長達半世紀自老靈魂以降留下的沉重記憶；走出桃花源後的諸多你我她他ABC，就像二十世紀末蔚為奇觀的馬橋人到了大都市(如長沙)後經常出現的「暈街」症狀一樣，時空移轉後的調適又是另一番計較，足可寫成一部《馬橋人外出指南》。

古都不是河洛關中兩京，是百餘年前所建立的台北城。〈威尼斯之死〉敘述的是一位對都市起反感的作家，隱居兩年後再次回到台北，每天總是在咖啡館寫作，或行走於來回咖啡館的路上，但不同的生長環境（不同格調咖啡館所提供的胎教），造成書中角色難以掌握的性格，哪怕是同一作者同一時期單調規律的每一天，甚至在同一種咖啡的灌溉之下。

除了小說人物要生對地方，〈拉曼查志士〉裡的主人公最在意的便是「死得其所」，絕對比壽命長短痛苦與否重要百倍，從內褲到皮夾的故佈疑陣，像遺囑一樣準備周全，絕對不能讓發現屍體的目擊者對其人品地位和節操有不完美的猜測。〈第凡內早餐〉裡作者被受訪對象誤以為是年輕了五、六歲的新人類，於是兩代之間展開一段不太投機的對話，而女記者為買一顆鑽石極盡考究的以盛裝登場，也呼應前一篇怕死神來時被誤認身分的焦慮。

〈匈牙利之水〉中兩個行將中年的男子十足是徐四金筆下香水奇葩葛奴乙的千古

知音，一只鼻子為他們留下童年的一切記憶、小學時暗戀對象的身家檔案、初戀女友的相貌、與妻子刻骨銘心的「十年一度」，只是這些資料儲存在龐大記憶體中的不知什麼角落，需要借助搜尋媒介(任何氣味)才能喚起。

〈古都〉則在積極地讓記憶流失的台北城以及一切保存完好如昨日的日本京都之間作殘酷的對比，藉一群保留舊時記憶的人物進行不同時期的老街巡禮；兩次遊歷京都所感受到視覺聽覺與嗅覺的延續，甚至摸索出幕府時代的殘存記憶；比較二十年前高中時代的敘事者和人物A等人吐息其間的老台北，與下飛機時意外被當作日本人而將錯就錯索性玩起身分置換遊戲的敘事者，拿著堪稱世界最為詳實的日文旅遊指南按圖索驥時看到的現今台北都會，由於記憶無法向前延伸，造成身分認同的斷層。

忘路之遠近的武陵捕魚人即使在公車上丟了日文地圖，也無法順利地還原其身分，脫不下來或寧願穿上的那層偽裝，竟然是以作者及敘事者的身分背景理論上最應有意見的日本人。最後敘事者心驚膽顫地走進了當年二二八事件的起源地，毋需特別理由卻又想當然耳地被當作異國人。

婆娑之洋中的美麗之島，數年前曾經有過一段讓「終戰」之後來自中國的族群左右為難的緊張時刻，當時作者也舉海外

黑名單或其他原因滯留美國有家歸不得的「台美人」對故鄉念念不忘甚至要回台從政當官為例，加入愛台灣愛中國這種無聊問題的辯證；而今天情況雖未好轉，也不再繼續惡化，源自老靈魂的身分與記憶認同，從當年要求故鄉是不能「沒有親人死去」的地方，如今已將是否能與一至少一兩個世代前的人共享延續的歷史、拉近個體之間距離的共同的記憶、便於族群之外加以認識與定位的舊時景觀等列為要件；因此，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喜歡天天創造歷史的台灣人，以及朱天心筆下的這群人，他們擅長以「毀樹滅蹟」的方法深深愛著福爾摩沙，究竟選擇當誰的故鄉？